

孙世昌 著

SILITAO YISHU SHIJIE

石涛 艺术 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涛艺术世界/孙世昌著 . -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2.6

ISBN 7-5314-2983-7

I . 石… II . 孙… III . ①石涛 – 中国画 – 艺术评论 ②石涛
– 生平事迹 IV . 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4067 号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0

印数: 1—3,000 册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志刚 郭志国

责任校对: 张孙玉

封面设计: 张广茂

版式设计: 刘志刚

定价: 28.00 元

自序

我对石涛产生兴趣，最初是受石鲁先生的影响。1961年末石鲁等六位西安画家的作品在北京中国美协展览馆办习作展，画展的名字虽然叫习作展，但因他们的国画作品创新面貌十分突出，时代色彩很强烈，在当时的北京产生了广泛的轰动效应。石鲁在京期间到中央美术学院给学生搞了一次讲座，他没有讲稿，只带一盒香烟和一二支粉笔，讲得很精彩，文彩自然流露，口若悬河。当时我是二年级学生，听得很入迷。石鲁先生讲他自己和西安画家的创作时，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主张。他讲时引经据典，中外古今逢原，把他们的创作与优秀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在高扬创新精神时引了石涛的画论，给我的感觉他把石涛吃进去了，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石鲁的才华、学识和创新魄力使我震惊。这次讲座使我真正认识到创新的意义和石涛的价值，使我超越了书本的平面，似乎感受到了一个立体的石涛，活生生的石涛。自此以后，我格外关注石鲁的创作和学术界对石涛的研究。

但是想写关于石涛的书，主要还是学生促成的。我在鲁迅美术学院讲中国美术史多年，每讲到清初石涛时，总要把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精义简括地介绍一番。感兴趣的学生要读原文，当时只有俞剑华和黄兰坡两位先生的注释本，因文字难以读懂，于是就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我能当场回答，有些问题只好回去研究后再作解答。这样的事从二十世纪七七届的学生开始，几乎每届都有，这就促使我对石涛和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不得不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先写出了画语录注释部分，其后又写了石涛生平、思想、绘画创作和理论部分。当时学术性著作出书很困难，只好放在书架上躺了好多年。现在把两部分合起来，一并修改，作了大量删除，以求简明，就成了《石涛艺术世界》这个样子。

促使我写书的还有一个原因，多年以来，学术界美术界对石涛及其画论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评价。在考证生平经历和从美学的角度研究画论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但还是感到有不足之处。因为石涛是画家、理论家集于一身的人物，他的书画创作和理论思维都渗透着很强的生命意识，他的理论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书画创作紧紧相联成一个整体。书画创作是他生命意识的直接表露，画论只不过是他生命意识的另一种形态即理论形态。搞文艺理论的讲他的画论，在

挖掘石涛画论的哲学意蕴及美学价值方面较为充分，但涉及他的书画创作实践并不多，避实就虚。有的虽然讲了一些，但感觉讲不进去，有隔靴搔痒之感。石涛画论核心“一画”论，既是理又是法。了解其本体论的意义，能把握画论的哲学、美学内涵和本质特征；了解其方法论的意义，能与绘画实践联系起来。它还是一种功夫，如石涛所述“一画者，字画下手之浅近功夫也”，具备一定创作实践的画界中人能够对此有真切的体会。然而一些搞书画创作实践的人，往往理论思维比较弱，讲石涛的书画虽然涉及一些理论问题，但有各取所需，支言片语或夸大其辞之感，对作品背后的生命意蕴和画论的整体面貌把握不够。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与石涛完整的面貌有距离，因此，我想在前人今人研究成果和自己积累的基础上，把石涛的生平、思想、书画创作和理论思维勾连起来，作些尝试性的研究探索。

石涛的艺术世界是由多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在石涛的一生中，禅、道的影响较为明显，一直是同时存在的。他当和尚的时候如此，脱去袈裟换上道装亦复如此。石涛游历过潇湘、洞庭、西湖、庐山，长年生活在敬亭山中，又多次登黄山，徜徉皖南青山绿水间，对大自然一往情深，资取大自然的给予，“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在清初与“今之游于笔墨者，总是名山大川未览，幽岩独屋何居，出廓何曾百里，入室那容半年”的画家有天壤之别。他对大自然充满着热情，因此他的绘画作品有突出的情感色彩。在绘画创作上他主张“道合乾坤”，重视绘画与自然造化的紧密关系。他的“蒙养之道”强调对自然山川浑然一体的神韵和丰富多彩的生命形态的全面感受与把握。在理论上提出“乾旋坤转之义得矣，画道彰矣，一画了矣”，这是石涛画论立论的重要基础。在讲到创作主体的问题时，《苦瓜和尚画语录》设两个专章讲“远尘”“脱俗”，净化主体以求超越。这些方面都浸润着老、庄“纵浪大化”和超脱世俗的精神内涵。石涛的思想、书画创作、画论，都有突出的叛逆性特征。他反对为成法所拘的“泥古不化”，主张“法本法无法”，认为“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可见石涛是处于明末清初伴随逃禅而来的反法思想潮流之中的。他的叛逆思想，除了因出身而与生俱来的因素，大自然的启示和梅清、戴本孝等同代画家的影响以外，不能忽视明末以来狂禅风气的影响。再者，他在理论上强调“道合乾坤”的同时，又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心灵作用，“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一画者，乃自我立”，这方面除了他的人生意识因素外，亦有禅

宗强调“心”“自性”的影响存在。

石涛是和尚，晚年又着黄冠道服，追求“不佛不老间”。但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有很世俗的一面。两次接驾后，他刻了“臣僧元济”“善果月之子天童志之孙原济之章”，想靠他的禅学师承关系获得康熙的青睐，借助他与达官贵人的交往，到北京活动，极尽应酬之能事，以求达到“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的目的。晚年以卖画为生，又接触一批富商巨贾，与他们称兄道弟，计较酬金。从南京到扬州，石涛身处经济发达的商业都会之中，其身份与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所决定的。但是，石涛还是石涛，他毕竟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大画家，又是站在时代的颠峰对绘画创作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大理论家，他是在绘画创作和理论建树两个方面都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不可替代的杰出人物。

我对石涛艺术世界的表述，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讲述石涛人生际遇所带来的生活、思想，着重分析他各个历史时期的书画创作、画风的形成过程与变化，结合书画作品的题跋梳理艺术思想的演变。后半集中讲《苦瓜和尚画语录》十八章，对他画论中几个基本概念进行解读。每章的讲述分引述、注释、译文三部分，引述是为了突出每章的主旨，阐明思想层次，揭示内容上所涉及的理论内涵和创作实践上的意义。想尽量做到前呼后应，交给读者一个较完整的石涛，以期启发莘莘学子与我一道探索石涛艺术世界的奥妙，领略其多姿多彩的风韵。希望能从石涛的成就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对今天的书画创作和理论思考有所裨益。

孙世昌 2002年元月于鲁迅美术学院



孙世昌，1940年生，河北蔚县人。196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后到鲁迅美术学院任教至今，一直从事中国美术史教学、史论研究和山水画创作活动。现为该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美术史论系主任。有《中国书法简史》、《篆刻刀法、章法及创作》、《石涛书法评传》等专著出版，大量美术史论研究论文及艺术评论文章发表在《美术》、《美术研究》、《美苑》等杂志。其山水画追求意境，钟情于中国绘画的神韵，大量山水画作品发表在《中国书画》、《造型艺术》、《美苑》等刊物上，并收入《辽宁美术家作品选集》、《现代中国画作品集》、《海峡两岸名家工笔画展画集》、《海峡两岸名家工笔画专辑》、《鲁迅美术学院六十年校庆精品集》等画集。

目 录

自序

一、石涛的生平、思想和书画艺术	1
靖江王后裔——“贊之十世孙阿长”	2
苦瓜和尚	4
松江学禅——“善果月之子天童惣之孙”	13
济山僧——“搜尽奇峰打草稿”（宣城时期）	18
禅寄长干一枝（南京时期）	41
北游——“诸方乞食苦瓜僧”	70
“而今大涤齐抛掷”（扬州时期）	94
二、石涛的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研究	167
石涛画论中几个基本概念的探讨	167
一画	168
蒙养生活	174
尊受	179
无法而法	184
资任	188
一画章第一	191
了法章第二	198
变化章第三	203
尊受章第四	210
笔墨章第五	215
运腕章第六	222
氤氲章第七	230
山川章第八	235
皴法章第九	242
境界章第十	260
蹊径章第十一	265
林木章第十二	269
海涛章第十三	273
四时章第十四	277
远尘章第十五	281
脱俗章第十六	287
兼字章第十七	290
资任章第十八	297

一、石涛的生平、思想和书画艺术

清初画坛的四僧——浙江、石谿、八大山人、石涛，以石涛的年岁最小，他们都是生于明末，艺术活动在清初的画僧。他们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清易祚的“天崩地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太多使人痛苦的事情发生。明末黑暗腐朽的统治，残酷而激烈的内乱和党争，倭寇和欧洲海盗的搔扰，整个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终于摧毁了明朝的统治。然而起义的成果却随着清兵入关而化为乌有，南明政权经受不住满清铁骑的冲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腥镇压，使人惨不忍睹。时至乾嘉之世，巨大的沉痛虽然退去，余悸仍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汉族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与磨难，思想情感承受了太多的冲突与隐痛。然而正是这些，激发了他们生命意识的潜能，生存的决择促使他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为执着，从而造成学术思想和文艺创作富于创造性和浓于情感的时代特征。学术思想界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在明朝灭亡满清入主的现实面前，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对时代、历史，对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进行重新思考，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作出了开创一代新风的伟大贡献，梁启超把他们称为中国文艺复兴“黎明运动”的大师。文学界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曹雪芹的《红楼梦》，以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家族的盛衰，发出了极富于时代真情实感的历史兴亡之叹。书画界则更多富于个性浓于情感的煌煌巨子，如书法界的王铎、付山、黄道周等，绘画界的浙江、石谿、八大山人、龚贤、梅清、石涛等。明末的徐渭，生活上太多的失落与缺憾，使他的书画流露出震撼人心的力量，激情和自由奔放的个性精神。延续这种流风余韵，清初的书画家们那种被压抑的情感又拌合着具有时代意蕴的桀傲不平之气，使这个时代的书画呈现异样的光彩。那独特怪异的造型结构，傲岸不训的意味，富于个性风彩的笔墨，都展现了时代风貌。在或超逸或狂放或

坚凝的外表形态之中，隐藏着人生的孤独和寂寞，蕴涵着深深的隐痛、这些都是别的时代所无法替代的。

石涛生活在这个时代，无愧于这个时代。作为明朝宗室后裔，他逃脱不了明清易祚和南明政权内部斗争的事实，无法回避家国之痛的熬煎，遂自托于不佛不老间，逃禅于书画，并以书画表述他那破碎的心灵。在画派林立名家辈出的清初画坛独领风骚，八大山人称他的画“独成一家”。石涛晚年居住扬州，又直接影响了扬州八怪的产生，在绘画上是位有很高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大家。其晚年所著《苦瓜和尚画语录》（后名《画谱》），更是以睥睨千古的气概发时代之绝响，在中国画论和美学上是时代的里程碑。在中国美术史上能够把艺术实践与理论集于一身而圆融无碍，可谓皎皎者。齐白石诗云：

迈古超时具别肠，
诗画兼擅妙诸王。
遁亡乱世成三绝，
千古无惭一阿长。

（《应天津美术馆来函征诗文》）

石涛的艺术世界，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他的思想情感和个性，他的书画创作及理论有机构成的丰富而完整的世界，我们要了解石涛的艺术世界，首先得了解石涛其人，让我们按照他的生活、思想情感的线索，去解读他的书画创作和理论思维。

靖江王后裔——“贊之十世孙阿长”

清康熙年间扬州的学者李麟应石涛之请，曾为石涛写过传记。二十世纪末，学者汪世清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被清统治者列为禁书的李麟《虬峰文集》，内有《大涤子传》一篇，说石涛“出自靖江王守谦之后”。康熙年间江阴学者陈鼎《留溪外传》中的《瞎尊者传》，也说石涛是“前朝靖藩裔也”。这两位最早为石涛写传的学者对石涛身世的记载，与石涛晚年常在书画作品上钤用的“靖江后人”（图1）白文方印的夫子自道是一致的。

据《明史·诸王传》的记载，明朝第一代靖江王是明太祖朱元璋

的从孙朱守谦。朱守谦的父亲朱文正是朱元璋长兄之子，因早死，朱文正从小由朱元璋抚养，“太祖高后抚如己子”。朱文正长大后，有才略又作战勇敢，因战功累官至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在攻打陈友亮、平定江西的战争中功劳很大，但因功高赏薄，朱文正“暴怒遂失常度”，被免官安置在桐城，不久即死去。朱文正四岁的儿子朱守谦被“育之宫中”。朱守谦与诸皇子一起于洪武三年受封，为纪念其父平定江西的战功，朱守谦被封为靖江王，“禄视郡王，官属亲王之半。”朱守谦长大后至广西桂林就藩，因其性情暴横，常与小人来往，很不得人心，激起“粤人怨”。被召回后，又因作怨诗被废为庶人，拘禁凤阳七年。复职后曾徙镇云南，又因“暴横如故”被召还，拘禁凤阳、南京，洪武二十五年卒。朱守谦死后，其子朱贊仪袭封靖江王。“贊仪恭慎好学”，曾奉命到全国各地省视十三个藩王，于永乐元年到桂林就藩，永乐六年卒。明代最后一位靖江王是朱亨嘉，他是朱贊仪的九世孙。石涛书画作品上钤用的“贊之十世孙阿长”宽边细朱文长方印，指明他是朱贊仪的十世孙，应当是末代靖江王朱亨嘉的长子。清光绪年间汪鋆辑《清湘老人题记》，曾著录一则乾隆二十三年江都员燦观石涛画的跋文：

清湘石公，天机清妙，落笔超脱，自是画家逸品。公于画上往往钤“靖江后人”印。又尝见公手书《临池草》，载《内官实录》一篇，低徊吞吐，意不尽言。案靖江王系明高皇伯兄南昌王孙守谦，以洪武三年同九皇子一体受封，钦赐“贊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二十字为派系，复累坐罪废，寻赦。复至末季，嗣王亨嘉僭号于桂林，闽中丁魁楚讨平之。公名若极，应是亨嘉的嗣。所云托内官以存活者，其即在思文平粤之日耶……

图1 靖江后人



从钦赐的二十字派系来看，石涛作为“贊之十世孙阿长”，应属“若”

字辈。员燉跋文说石涛“公名若极，应是亨嘉的嗣”，可见石涛书画款书“大涤子若极”，或钤用“若极”白文小方印（图2），就是自道宗室谱系的名字。



贊之十世孙阿长



若极

图2

苦瓜和尚

石涛住宣城时的书画作品，已开始用“小乘客”“瞎尊者”“济山僧石涛”“苦瓜和尚”的款印。作为明代靖江王的后裔，他是怎么当的和尚？处于明清易统的时代，他又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呢？李驛《大涤子传》记云：

大涤子者，原济其名，字石涛，出自靖江王守谦之后。守谦，高皇帝之从孙也，洪武三年封靖江王，国于桂林。传之明季南京失守，王亨嘉以唐藩序不当立，不受诏。两广总制丁魁楚檄思恩参将陈邦传率兵攻破之，执之闽，废为庶人，幽死。是时大涤子生始二岁，为宫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剃发为僧。（按：文中“是时大涤子生始二岁”，汪世清先生以为“二疑四之误植”）

李驛的《大涤子传》是应石涛生前所托而写的，江都员燉是亲见石涛手书《临池草》中《内官实录》而写的跋文，两者都是可靠的资料，都说石涛的父亲朱亨嘉是在南明政权内部斗争中失败被杀的。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于三月十九日吊死煤山，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建立南明政权。但是在

1645年，这个由阉党把持的弘光小朝廷，于清兵血洗扬州，攻陷南京，朱由崧被杀后即灭亡。此后南明出现浙江和福建两股势力，即以鲁王朱以海为监国，都绍兴的浙江政权，以唐王朱聿键为帝，都福州的福建政权。靖江王朱亨嘉“以唐王藩序不当立，不受诏”，又“自称监国于广西”（《明史·诸王传》），召广西巡抚瞿式耜，瞿“拒不往”，反传令恩参将陈邦传助防，不听朱亨嘉调用。朱亨嘉到梧州劫瞿式耜，拘禁在桂林。瞿式耜暗中派人与唐王联络乞援，总督丁魁楚率兵攻朱亨嘉，朱亨嘉不得不释放瞿式耜。其后瞿式耜联合中军官焦琏召陈邦传共同袭击朱亨嘉，将朱亨嘉活捉并械送福州，被唐王废为庶人，并把朱亨嘉“幽死”（参见《明史·瞿式耜传》）。从朱亨嘉自称监国到被杀，前后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石涛在此家破人亡之际，“为官中仆臣负出，逃至武昌，剃发为僧。”

由此可见，石涛由靖江王长子变成和尚，是在明清易统的形势下，因南明同室操戈父亲被杀，他侥幸“托内官以存活”之后，为保全性命而出家为僧的。幼年遭此家国之变，从小就种下了“苦瓜”的种子。石涛在武昌画过一部《山水花卉册》（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其中有一幅《水仙》（图3）款书：“丁酉二月写于武昌之鹤楼”，丁酉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石涛十六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石涛最早有纪年的作品。册中有一幅《山水》（图4），上部画高山，松云掩映，下部画江水浩淼，一叶扁舟之上有一和尚端坐诵读。画幅左下方石涛自题诗曰：

落木寒生秋气高，
荡波小艇读离骚。
夜深还向山中去，
孤鹤辽天松响涛。

此图的笔墨、线条虽显稚拙，但形象与意境都很完整，山顶云雾逼压松顶，江水清冷，整体气氛萧寒郁结。那位在凉秋深夜还要荡艇向深山里去，是和尚但又不读佛经而诵《离骚》的是谁？这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石涛《山水人物卷》中“雪庵和尚”（图5）一段找到了答案。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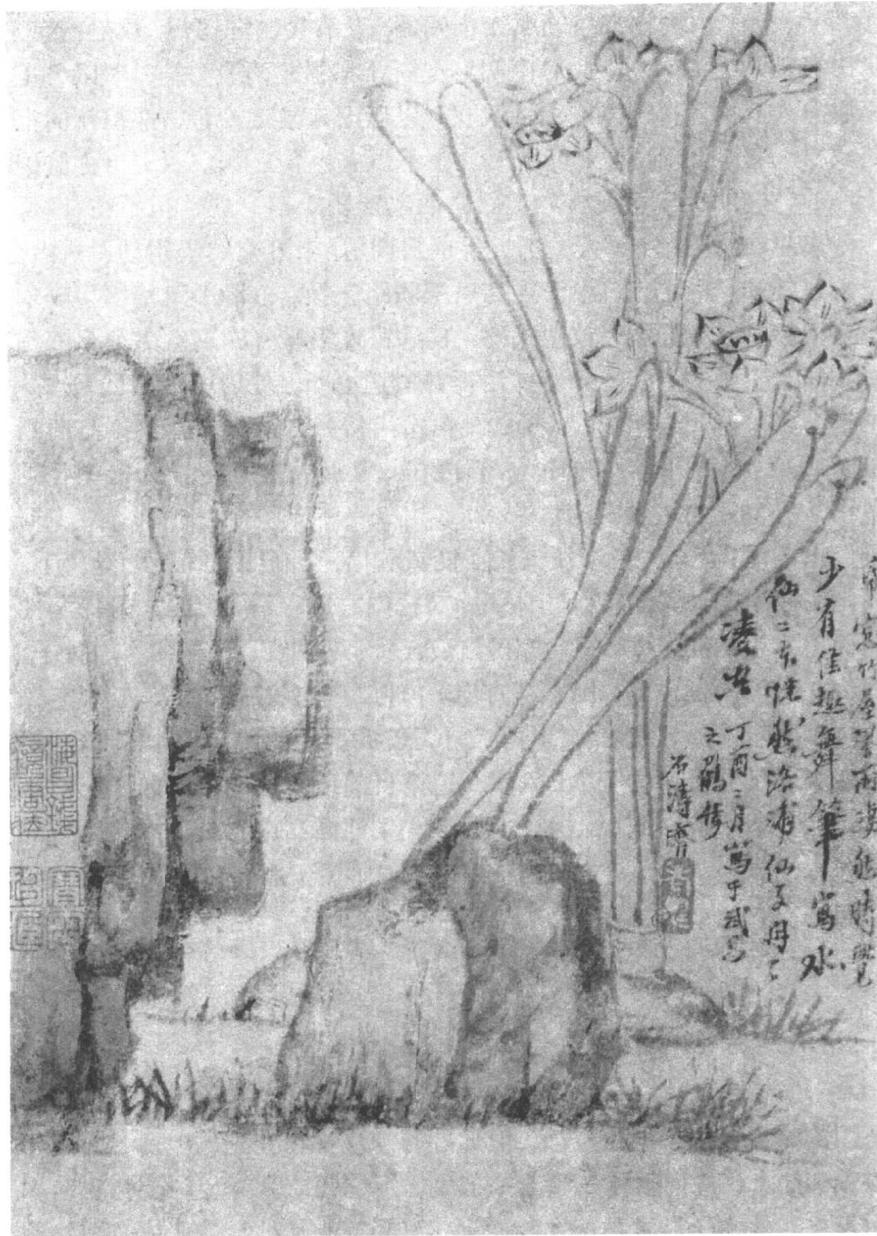


图3 水仙



图4 山水



图5 雪庵和尚

段画“雪庵和尚”坐在小船里读《离骚》，其形态与上一幅册页的和尚相似，上部有石涛自题：

雪庵和尚

和尚壮年，剃发走重庆府之大竹善庆里。山水奇绝，欲止之，其里隐士杜景贤知和尚非常人，与之游，往来白龙诸山，见旁松柏滩，滩水清驶，萝薜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贤有力，亟为之寺。和尚率徒数人居之，昕夕诵《易·乾卦》，已而改诵《观音经》，寺因名观音。好读《楚辞》，时买一册，袖之登小舟，急滩中流，朗诵一叶，辄投一叶于水，投已辄哭，哭已又读，叶尽乃返。又善饮，呼樵人牧竖和歌，歌竟，瞑焉而寐。

在这段题记里，石涛并未明言“雪庵和尚”是何许人，据郑为先生考证，石涛这段题记与明·郑晓《吾学编·逊国臣记》卷六所记“雪庵和尚”的文字内容大同小异，指出“雪庵和尚”就是明代“靖难之役”后，随建文帝出走的监察御史叶希贤（见《文物》1962年12期，郑为《论石涛生活行径、思想递变》一文）。建文帝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

的长孙，他即位后实行以燕王为主要目标的削藩行动，于是燕王朱棣发起以诛杀“离间骨肉”的奸臣为名誉的“靖难军”。这种自相火拼的战争持续了四年，结果是建文帝失败，当燕兵攻占南京时，建文帝出走，叶希贤从亡，其后叶希贤出家为僧，号“雪庵和尚”。“雪庵和尚”叶希贤的经历与石涛的厄运有相似之处，其诵《离骚》“朗诵一叶，辄投一叶于水，投已辄哭，哭已又读”，这种“以哭为歌”表达内心愤懑的方式，亦与石涛的内心相应。可见石涛两次画“雪庵和尚”，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磊，曲折地表达了郁结在胸中而又难以言说的愤懑怨情。

随着岁月的流失和时事的变迁，石涛内心深处的怨忿虽然时隐时显，但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缠绕了他一生。从青年到老年，在他的书画作品上分别钤用“苦瓜和尚”（白文方印）、“苦瓜”（朱文小方印）、“苦瓜和尚”（朱文椭圆印）、“苦瓜”（白文小长方印）、“向年苦瓜”（朱文方印）（图6）等来看，就是他内心的读白。所谓家国之痛，对于石涛来说，压痛点主要是家难，所以更多的表现为对南明内乱自相残杀给他造成的厄运和愤懑、怨恨，他两次画“雪庵和尚”所表露



苦瓜和尚



苦瓜



苦瓜



苦瓜和尚



向年苦瓜

图6

出来的心理就是最好的说明。

康熙十六年丁巳夏日，石涛36岁时，石门钟玉行到宣城敬亭山广教寺访石涛，向他谈及他的家事，石涛“哀激成诗”，书《赠钟玉行先生枉顾诗》（图7）：

板荡无全宇，沧桑无安澜。
嗟予生不辰，龆龀遭险难。
巢破卵亦陨，兄弟宁忠完。
百死偶未绝，披缁出尘寰。
既失故乡路，兼昧严父颜。
南望伤梦魂，怛焉抱辛酸。
.....

诗中讲他的家难遭遇，感受是真切的。他在“巢破卵亦陨”的危险情况下，由内官负出才得以“百死偶未绝”，为保全性命不得已只能“披缁出尘寰”。石涛内心深处这种“家国不知何处是”的隐痛与怨忿，是无法摆脱的，从而构成石涛青年时期思想情感的基调。即使后来他参禅入道以求解脱，以及画名鹊起后给他带来的名气，内心的怨愤之情还是平息不了。到了晚年仍然有“生不逢辰岂可堪，非家非室冒瞿昙”（石涛《庚辰除夜诗》）的感叹。这种身世经历所带来的思想情感，对石涛的书画艺术的影响是深刻的。他书画里那种浓郁的感情色彩，鼓荡奔放不拘一格的气概作风，险拙、辛辣、苍茫的笔墨韵味，都是同时代其它画家所无法替代的。他的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里鲜明的非中和思想和审美倾向，反复古的独立意识，重主体识受的个性意识



图7 赠钟玉行先生枉顾诗